

南诏史論叢 1^上



95

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
南诏史研究学会编印

前 言

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是唐、宋两代南诏、大理立都之地。自公元七三八年（唐开元廿六年）南诏王皮罗阁合六诏为一，迁居大和城，唐王朝封之为云南王起，至公元一二五四年（南宋宝祐二年）元世祖忽必烈革囊渡江，灭了大理国止，南诏、大理相继历时五一六年。她们对祖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有重大贡献，对白、彝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，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应该说南诏、大理的文化是比较高的，但他们所留下的文献却很少。如大理国三百一十六年，而宋史《大理国传》仅六百另四字。解放以后，出土了一些地下文物，民间保存的文献也陆续发现，对古籍和地方志的整理工作也有进展。特别自三中全会以后，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，大理州对南诏、大理史的研究，也重新引起注意。有些年轻同志，还用马列主义观点，从民族、民俗和语言等社会学科方面进行活资料的抢救和搜集，同古文献和出土文物结合研究，写出了一些论文和调查报告。质量虽还不高，但作为内部成果交流、互相学习，是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的。

这些论文、多分散发表在省内外各种刊物上，有的还是未发表过的原稿，为了查阅方便，我们把它收集起来，汇编成册，分集出版，供留心南诏、大理史研究的同志们参阅，并请批评指教。

这期论文丛刊能够出版，是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大理州党委宣传部、科委、大理州政府文化局、民委、《大理文化》编辑部的指导和支持，在此致谢。

值此大理白族自治州三十周年州庆即将到来之际，我们谨以这本册子作为献礼，表示我们热情庆祝之意。

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

一九八四年十月于龙尾关

目 录

前言

从白族的自称和他称看其族源·····(白族)	张 旭	1
白族在彝文史书及毕摩中的流传情况···(彝族)	吴承柏	18
藏文史籍中一篇涉及南诏历史的记载···(白族)	李一夫	29
南诏王室的族别初探·····(白族)	李一夫	33
南诏王室的族别再探·····(白族)	李一夫	44
白族姓名初探·····(白族)	张锡禄	47

南诏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·····	陈思坤	66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从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葬看当时洱海地区的社会

·····(白族)	苏松林	75
试论洱海地域青铜文化的特点及其族属·····	何超雄	80
弥渡县苴力公社发现两面战国时期的铜鼓·····	田怀清	86

白族的原始图腾虎与金鸡·····(白族)	张 旭	89
白族对鱼和海螺的原始崇拜初探·····(白族)	张锡禄	105
大理白族本主崇拜研究·····(白族)	杨宪典	118
云南佛教源流及影响·····	吴 棠	130
南诏佛教源流浅识·····(白族)	杨益清	144
“六诏”及“南诏”的诏字试释·····(白族)	张 了	159
洱海考·····(白族)	施立卓	163

“垅坪”和“布燮”释	(白族) 王 富	169
龙尾城考释	吴 蒙	170
南诏大理国王称“摩诃罗嗟”议	(白族) 杨延福	178
谈《南诏野史》的几种本子与著者诸问题	(白族) 杨延福	188
云龙摆夷考	谢道辛	196
略论明清白族学者对云南文献的贡献	宋文熙 (白族) 穆 药	201
通往身毒的古道	张 楠	215
白族的古老历法	(白族) 张 旭	220
“耦耕、二牛三人”耕作法探索	(彝族) 李朝真	231
明代云龙盐矿的开发与改土归流	杨卓如	238
《元世祖平云南碑》立碑年代考证	(白族) 周 祜	244
大理五华楼元碑一瞥	(白族) 周 祜	250
谈《鹤郡知府高府君墓碑》	(白族) 张 穗	255
白族大姓董氏族谱研究	(白族) 董国胜	265
读《圣元西山记》书后	(白族) 何一琪	273
《阁逻凤出巡图》与《蛮书》浅证	(彝族) 李朝真	284
试论《南诏奉圣乐》的表现形式及舞蹈的特点	喻良其	288
滇中艺术极品	杨晓东	295
封面：《大理国髻信段智兴礼佛图》部份 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绘		

从白族的自称和他称看其族源

白 族 张 旭

一个民族都有她的自称和他称。自称，由于内部支系的不同而有不同，也由于支系有多有少，自称也就多少不一。他称，同样由于民族的大小、强弱和对外接触的情况有多有少，称法也就不可能一致。

白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边疆，人口不过一百二十多万的小民族。但她又是比较古老的西南少数民族之一。在南诏、大理五百多年（738—1253）的时间里又是云南统治民族。她的内部支系不多，但对外接触则比较广泛。自称基本相同，他称就比较多，含意的差别也大。有的他称，现在已无法解释。

一、自称：

居住在下关、大理、洱源、剑川、鹤庆、云龙、祥云、宾川、漾濞和保山、丽江、兰坪、维西、南华、元江、楚雄、邱北以及昆明、富民、安宁等县市内地区的白族，自称“白子”或“白话子”，居住在沪水、碧江及恩梅开江东面的白族，自称“白人”。最近在大理发现的宋、元碑刻和明代李元阳的《云南通志》，也有“白人”之称。

为什么称白，白的意思是什么？白就是白色之白、是黑的对称。云南有些民族自称为诺、纳、怒、罗、俚、奈，等等，都有黑的含意。而自称为白的则有“普米”、“配派”（彝族的支系水田人）和白族。据说羌族和藏族内部也有称

白的，但具体情况不够清楚。而这些民族之所以自称白或黑，今天来说，主要是习尚，也就是风俗。有的民族尚白，有的民族尚黑。如纳西族妇女披的羊皮，都是黑色的，白族和普米族妇女披的羊皮，又都是白色的，特别是新嫁娘子披的羊皮，更要认真讲究，连有点杂色毛也不行。凉山彝族的服装是黑色的、兰坪、维西白子的服装是白色的。纳西人养的羊群都是黑的，白子养的羊群，又都是白的。怒江傈僳族人说打扮的好看，就要像乌鸦一样，而白人说好看的打扮，就要像喜鹊那样的洁白。过去大理王室是也是尚白。宋人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里面所记当时南诏（即大理）“国王服白毡，正妻服朝霞”，朝霞者，白色也。就是说，国王和王后都穿白色服装。大理国王之所以称“白王”，除他是白人之王外，服装尚白，恐怕也是原因之一？

这些色尚，是一种习俗，开始并无贵贱之分，但到了阶级社会里，含意就不同了。自称黑的，则以黑为贵，说他们的血也是黑的，骨头也是黑的，是天生的统治阶级，而把奴隶娃子贱称之为“白骨头”。这样黑与白成了贵与贱的另一个语词。黑的是统治者，白的是被统治者，是天生的不能逾越的严格界限。南诏，大理时期的白族显贵，是否也以白为贵，已无史料可查，但今天的白族之自称为白，并无贵白贱黑之分，也无别的特殊含意。总起来说，今天白族之所以称白，是习尚、是养白羊群、披白羊皮、穿白色衣服，之后才被称为白人。白子，白族，决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由他称变而为自称。难道养白羊群、披白羊皮、穿白衣服，也是由他称变而为自称之后才兴起来的吗？难道那些自称为黑的民族，也是称黑之后，才养黑羊群、披黑毛毡、穿黑衣服吗？

这些民族称白称黑最初之所以形成，就如有些同志所说，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实行族外婚以后兴起来的。这是一种氏族的标志，而这些标志又主要表现在妇女装饰的某一部分，当然也包括青年男子的某些装束。如男女披的披毡，羊皮，包头、头帕、袖口、围裙、上衣和衣尾，等等上面，这种标志，开始只有互相配偶的几个氏族，后来人口增多，氏族分支，逐渐而成为广大地区的各部落群的标志。有的部落尚白，有的部落尚黑。到原始社会终结，阶级出现，这种标志不仅没有改变，反而更顽固的被保传下来。统治者用以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，黑白两种标志，在有些民族里面便成了贵贱之分。

有些同志又说，称白称黑，不仅是习俗，应该还有原始宗教思想的影响，否则，这些民族的习俗之所以能够形成，而且长期存在下去，就难以理解。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值得研究。虽然这种宗教影响，在今天大理、昆明一带自称白子的地方，连一点影子也看不到了。但怒江州的白族，如碧江第四区，在每年开始春耕生产要作“祈年祭”的时候，有的老人在选择“祈年祭”所用的鸡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用白鸡。他们说，我们是白人，祖先也是白人，用白色的鸡作祭品，祖先的鬼就高兴，可以得到很好收成！他们这种说法，推演下去，那穿白衣服、披白羊皮，是否也就是为了讨鬼（神）的喜欢呢？元代蒙古大帝国王室也以白色为吉。凡举行大祭，大汗及其王室和一切臣民，皆白衣白袍，男女老少，一片白色。藏族对高贵客人献“哈达”，也是必须用洁白的丝棉织品，同样是以白色代表吉祥如意。

此外，有一些人认为白是文明的象征，是汉化程度深的表现；也有的说，白就是梵，是有“仁道”之谓；也有些

人说，白就是善，白人就是心善的人，等等，都不能解答清楚为什么自称白的道理。这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。

白族各支系，对内对外一致称“白”：

1、白子白女：大理、昆明等内地区的白族，都自称“白子”。或“白子白女”、“子”字除解释为“人”、为“儿子”以外，无他含意。有些人说，白子即“白氏”。“氏”是子的异写。他们甚至说“白氏”就是古代“白马氏”的简略，即中间去了一马字而已。果如此，白子要作白氏，那“黑话子”也要写作“黑话氏”、“汉话子”（白族称汉人）也要写作“汉话氏”吗？而“白女”又如何解释呢！这种说法，显然不妥。

2、白尼：碧江、泸水及恩格梅开江一带白族自称“白尼”。“尼”者人也，即白人之意。宋元碑刻与李元阳写的《云南通志》和《大理府志》所写白人，也无非“名从主人”而已。应该说：自称白人，是唐宋以来的沿习，南诏自称“大封人”，“封”古读“帮”、“帮”、“白”同音，也即是“大白人”之意。

3、白伙：即“白家”、白族之意。如汉族称汉家，彝族称彝家，同一个道理。

4、白话子：意为说白族语的人。说白话的人称白话子，说汉语的人称“汉话子”。剑川东山汝南哨一带的彝族，自称罗武。“罗”的意思是黑，“武”是语言之意。联起来说，就是“黑话”。现在鹤庆县有自称黑话子的。清代中法战争“凉山之役”，先后统帅广武军的将领，杨玉科是兰坪县的“白话子”、蒋忠汉是鹤庆县的黑话子。白话黑话，并无相互鄙视之意。

白族各支系间的互称：

1、“汉白尼”与“真白尼”。这是居住在怒江州江西

岸和恩梅开江东面的白族，对大理州内地区“白子”的称谓。他们说大理的“白子”已经汉化，成了“汉白人”，他们自己才是“真白人”，真正的白族。

2、卡波、卡子：这是居住在兰坪、维西一带澜沧江边的白子，对大理州白子的称谓，意译为“客人”说他们不是主人。

3、稼穡（白），或“稼骨穡”（白）：这是一种在稻秧拔走后，接着在秧田里撒种的稗秧。剑川山区白子，用之贬称坝区城镇的白子。意思是坝区的白子，根骨不纯。他们山区的白子，才是根骨纯的真正的白子。

4、土腊盖：剑川、大理城镇居民，过去鄙视乡下白子之语词。意思详后。

5、娄巴：剑川白子称兰坪、维西的白子为澜沧“娄巴”，意即澜沧江边的虎人或虎家。

6、苟弥苴：苴读首。洱海剑湖边的渔民，被称苟弥苴。苴之意为人。有的同志说，昆明夷即苟弥苴之音译（详后）

7、乾白：洱海边上的居民对居住在高坡的白子居民之称。

8、须白：高地上居民对洱海边上居民之称。有的说，就是指前面说过的苟弥苴。

白族的自称及本民族内部的互称，大体如此。

二、他称：

他称是对自称而言。一个民族的他称，就是其他民族对她的称谓。从他称里，可以看到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，也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历史渊源和生产生活、文化高低、以及风俗习惯，宗教信仰，等等。因此，一个民族的他称问题，是民族学所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，也是民族工作者

所应该熟悉研究了解的问题。现在我所收集到的只六十种，肯定不只此数，都是几千百年来与白族杂居或邻近，有过接触的别的民族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彝语各支系对白族的称谓。也包括少数古汉文典籍上的记载，就是古代汉族对白族的称谓。这些他称，从它的含意上，大体可以分为四类：

（甲），带白字的他称：

1、白特：永胜县彝族支系支里人语，意为“白人”。支里人，在明清两代是白族高土司管辖的百姓，他们与子姓土司家又有同族关系。“支里”二字的意思是：支者主也，里者乌或黑之意。即唐代乌蛮中的贵族或统治阶层。他们是唐代居住在今洱源一带的施浪诏之统治者。施浪诏的主要居民是施蛮、顺蛮，后与南诏斗争失败，被迫向北迁徙，最后定居在永胜。他们人口已很少，懂得支里话的人更少了，这是长期与白族杂居的民族之一，他们称白族为“白特”，这是一句支里人的古语词里的白语借用词，他们已不知道意思是什么，只是说：老祖先就这么叫，我们也就沿用下来。

2、白苴特：兰坪县吐蕃区怒族语。苴，南诏有字瓦上作“苴”，是白文古字，音读首，意为人。相当于彝语的“苏”。“特”是白语的量词。这也是古白语的借用词。意为“白子”。吐蕃怒人，自称“烧苴特”，意为“黑子”，即黑人。吐蕃人是怒族的支系之一，是滇西北自古与白族杂处的古老民族之一，可能与今天住在丽江的傣郎人有族源关系，后来才向西迁移到澜沧江，怒江和恩梅开江。

3、阿白尼：保山县怒江边的彝族语，意为“阿白人”。

4、白衣：《新唐书》：南诏军队有被称为“白衣没命军”的。有许多人解释，认为是今天傣族的先民，他们认为“白衣”二字与“百夷”、“摆衣”音相近，而且南诏地界靠近越南那一带有傣族先民居住，故有此说。但我们细看全文“白衣没命军”之下，紧接“朱弩佉苴”，这两句都是当时的河蛮语，也就是今天的古白语，而且当时的南诏统帅段酋迁、杨思缙也是河蛮人，他们的精锐主力部队，不可能是其他民族。那时傣族的先民虽然与唐王朝的关系不好。但他们又被南诏驱使，不可能不要命（没命）的上前冲杀的。我看正确的解释，还是《南诏野史》：是南诏的“乡兵”，即今天“白人”的祖先。“白人”、“白尼”的白语语音，与“白衣”二字的语音极为相似，因此，“白衣没命军”即“白人没命军”，“白衣”即“白尼”、“白人”之称。

5、阿介：贡山一区丙中洛藏语，即阿白之意。藏族也是自古与白族来往最多的民族之一。特别是南诏、大理时期，在政治上经济上，以及宗教方面关系都很密切。

6、兵张、贡山怒语，意思是白人，哪张是黑人。

7、歆卜苴，鹤庆彝族支系，黑话人语，也有白人之意。

8、白蛮：唐樊绰《蛮书》称波州（今祥云）的尹氏和越析诏的豪族张氏，以及河东州（今凤仪）的大姓王、杨、李、赵四姓，“皆白蛮也”，这说明唐代的白蛮，也包括了今天的白族先民。但这里所说的白蛮是白蛮别种，实与樊绰《蛮书》所称的“西爨白蛮”不同。那是指今天禄丰以东，曲靖以西，以滇池为中心的彝族先民。今天滇池周围的“西爨白蛮”子孙还在，但他们不是白族，有的自称“白夷”无非是把蛮字改为夷、为彝而已，他们是彝族。而今天滇

池周围的白族，是南诏、大理时期才搬过去的，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，无庸多谈。

9、大白：

10、拜：

11、大封民：

以上三者俱见《南诏野史》。拜、封古与白同音，是白语白之异写。

（乙）带虎字的他称：

1、𧈧薄，一作楼薄：见《后汉书·和帝本纪》，释文详后。

2、勒哺：纳西语。纳西族自古即与白族比邻杂居，他对白族的称谓，不是唐宋以后才开始，而是从古就相沿习下来的。纳西神话里面就传说，纳西、藏人、白族最初是一母所生的三弟兄，说明白族和纳西自古就是关系很密切的两个兄弟民族。

3、勒不：兰坪县普米语。普米人来到兰坪，虽是元代的事，但他们原住金沙江以北，与白族也相距不远，也是滇西北的古老民族之一。

4、勒波：中甸县藏语。藏族也是自古与白族打交道最多的民族之一，特别南诏、大理时期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以及宗教方面关系都很密切。

5、娑哺：鹤庆县白衣彝语。

6、娑本：祥云县三区土家语。

7、老哺：祥云县彝语。

8、洛奔：巍山县土家语。

9、洛罗：保山彝语，即罗罗之变音。

10、阿洛：文山哈尼语。

11、哈洛，同上。

12、洛举：贵州罗甸古彝文，说洛举是细奴罗之曾孙作洛举之子孙，是点苍山脚之能工巧匠。

13、罗苴、实罗苴、吐的罗苴：贵州毕节地区彝族对白族的支系“七姓民”之称。威宁叫“实罗苴”，“实”的意思不详。水城叫他们“吐的罗苴”，“吐的”有银匠之意，即“银匠罗苴”。“罗苴”为南诏军队中之精锐部分，是从乡兵中选拔出来组成的。这些罗苴有的有手艺，如制银器之类，故称“吐的罗苴”。

14、农比：鹤庆县彝语。

15、娄比苴：鹤庆县黑话人语。

16、立波：贡山县怒语另一称法。

17、腊本：滇西北傈僳语，元江哈尼语，昆明撒尼语，大理、红河、保山及泸水、漾濞、巍山等地彝语。

18、腊扒：宾川县平川坝俚扒语。怒江傈僳族也有“腊扒”的语词。

19、腊子：丽江傣郎人语。

20、腊乌：恩梅开江曲人语。

21、墨勒：怒江傈僳语。

22、那马：维西县纳西语。

以上这二十二个称谓里：猓、娄、勒、老、洛、腊、农、立、拉等九个字，都是娄、腊、拉的转音，是虎的意思。这是白语、藏语和彝语各支系语言的共同语词。哺、薄、不、波、奔、本和扒、马、墨这几个词语音又相近，意思是人，是男子。子和苴（首）的意思也是人。乌的含意是语言。总

起来说，上面这二十二个称谓，语音虽有些不大同，但意思都是虎，是以虎为图腾标志的人群。

（丙）带鸡字的称谓：

1、阿盖：永胜县支里语的又一种称法。

2、盖侯：剑川上兰等地古白语，意即鸡家。

3、腊盖：剑川、兰坪一带古白语，即以虎、鸡为图腾标志的土著白族之称。

4、洛盖：保山彝语。过去剑川一带白族小孩有取名“阿洛盖”的。与上述腊盖同一个意思。

5、盖特扒：兰坪、碧江傈僳语，专称白族中之鸡氏族。

6、里已：拉武人语，或译作“野鸡”。详其他十三。

以上这六个对白族的称谓中，都有一个“盖”，即鸡的意思，也就是“鸡人”、“鸡家”，以金鸡为图腾的氏族。

（丁）其他：

1、民家：“民家”一作“名家”、“明家”。“民家”一词，作为对白族的族称、开始于明代，其义为编氓，是军家之对称。当时并无民族称谓之意。

大理一带，元以前是段氏大理的京畿之地。元世祖忽必烈削去大理帝号，封段实为“总管”，令其治民如故。明太祖平滇，除了段氏“总管”，但也封了不少白族的头人为小土司，给他们有治土民之权。同时也设立了卫所，如大理卫、洱海卫、邓川的右所、中所等。卫所之外，又有府和州，如大理府、赵（凤仪）州，鹤庆府、剑川州等。卫所用之治军，府州用以管民。所谓民是土著编户，不同于卫所之戎役军卒屯户。大抵川西及滇、黔、桂三省，明以前汉少夷多，明太祖于平定这些省区之后，都屯军留戍，而土著之民，多

与屯军不相习，故皆军民分治。但仍以卫所为主，府州县为辅，土知府州又付之。后来“改土归流”，土司没有了，卫所的权力也缩小了，一切权力归府厅州县。《大理县志稿》也说：明初，削平段氏总管，迁中土大姓以实云南，而吴越间汉族来者纷纷踵至。于是呼土著者曰民家。民家之称谓，即由此而来。历明而清，沿用下来，民家就成了对白族之专称。

有人说：民家乃唐初西洱河地区之贵族，民应作“名”，即“名家”。也有人说：民家之民，乃汉代“昆明”之“明”，故应作“明家”。但两者都缺乏有力的论据，不能使人信服。

2、僰人：现在不少人，一提到白族族源问题，就说僰人是白族的先民，僰人就是白人，就是白族，只是字的写法不同而已。事实是否这样？我们先说僰字的读音问题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》：“僰，犍为蛮夷，从人，棘声”。就是说，僰读棘音。三国时高诱注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》则又说：“僰，读如匍匐之匍”。为什么要这样读，高诱没有说明，是否是取“匍匐入棘围”之象。僰字的释义《周礼·王制》：“屏之远方”、“终身不耻”之人。许慎《说文》是犍为蛮夷”之称。《唐韵》：僰是“贱称”，又说“醜也”。《集韵》：“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僰”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也没有给僰人专章论述，把他们同笮马、獠牛同等看待。可见在古代汉文献里僰是对卑贱之称。僰字作为汉语对“白人”之专称，始于一三〇一年“奉命宣慰乌蛮”的李京，那时大理国已灭亡了五十年。但他也只提出问题，在他的《云南志略》里，还是沿袭白族在南诏、大理时代之自称，仍写为白

人。到了明以后，随着白族的政治地位继续降落，士大夫的著作里才大量的用僰字代替白字，贱称白族。但也有些人反对这种用法，如明代的李元阳、清代的倪蜕等，他们认为白人就是白人，与古代宜宾的僰人无关。从唐、宋以前汉文献的记载，以及最近四川珙县“僰人悬棺葬”的发掘资料来看，说僰人是白族的先民是毫无根据的、不可信。

3、昆明蛮：“昆明”一词，最早见于司马迁的《西南夷列传》：“西自桐师以东，北至叶榆，名为嵩、昆明、皆编发，随畜迁徙，毋长处，毋君长，地方可数千里”。这里“叶榆”，就是今天的大理，“叶榆泽”就是洱海，自来无异议。但对“昆明”究是今天那个民族的先民，争议就多了。有的同志说，《新唐书·南诏传》：昆明蛮又叫昆弥蛮，以西洱河为境。说明昆明蛮就是指西洱河地区的居民。而“昆明蛮”三字是古白语“苟弥苴”（首）的音译，意思是“海边居民”，就是今天居住在洱海边上从事渔业、农业的白族的先民。有的同志又说：两汉时代，昆明蛮是洱海地区唯一的民族，即今彝族的先民，说那时今天大理白族的先民僰人，还在四川宜宾一带，他们到达大理，已是晋、魏、南北朝以后的事了。这种说法之不可靠性，我在前面讲过了，不再重复。我的看法是白族是大理地区的最古老土著民族之一，这可以从解放后新出现的地下考古资料和民族学、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得到证明。应该说，昆明人主要是指白族的先民，当然也包括了彝族及其他民族的先民在内。昆明蛮不是专称那一个民族，如同“云南人”一词，是包括了云南各族人民，道理是一样的。

4、河蛮：见新旧《唐书》：即西洱河或西二河蛮之简